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ZHONGGUO DANGDAI MINGREN SUIBI
张炜



陕西人民出版社

最美的笑容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张 炜

最美的笑容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最美的笑容

张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125 印张 5 插页 288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224-04360-5/I·963

定价:18.00 元

我们的不同——代序

李 锐

本来这篇序言可以用一个更中性更委婉一点的题目，比如“一种对照”、“另外的启示”等等，可是想了想，还是没有用，还是用了现在这几个毫无文彩但却表意鲜明的字。以我的推想，张炜兄之所以选中了我来作这本随笔集的序言，他所看重的也正是我们之间的不同。因为不同，才更好对照，才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对方和自己。以张炜的文名已经无需谁再多加几句应酬的赞辞；以我做人的习惯也不会因为对朋友和他人的敬重而放弃自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和由此而扯开的话题。

毋庸讳言，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固执的、不动摇的、一往情深的理想主义者。这从张炜文章中使用频率很高的那些词汇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诸如：伟大，杰出，大

地，爱，人民，永恒……；与此相对的一些词汇是：卑微，平庸，凡俗……。张炜在对理想大地一往情深的咏叹中，常常会被自己深深地打动，你有时甚至会在字里行间隐约听到他渐渐颤抖起来的呼吸。张炜在自己无所不包又无所不有的神圣“大地”上，撒下伟大和杰出的种子，除去卑微和平庸的杂草，一遍又一遍地收获了永恒——起码也是张炜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里一遍又一遍地收获了永恒。说实话，看见有人还能这样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心灵安放到永恒的台座上，我心里不免有时也会生出些羡慕，羡慕他们在永恒的台座上依靠着理想的屋檐，遮挡住了那么多丑恶冷酷的人世的风雨。其实，心灵和肉体是一样的，它有时也需要休息的卧榻。

说到张炜的理想和永恒，不能不提到在他的笔下反复出现的一场又一场的苦难。从《古船》一直到《家族》的四部长卷中，张炜以他泣血的真诚在不停地描写苦难，追问苦难。对此有人评价说，“这也许是一个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真诚。他的一切提问只是把我们带向靠近深渊最底层的某个地方，因为只有到了深渊之底，才能看到拯救的希望。”“只有张炜才实实在在地把苦难者拉回他的大地，拉回为了挣脱苦难而曾经抛别疏远的故土。”张炜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而永恒在他的心路上也并非是一块乐观的里程碑。当张炜把所有的美和丑，爱和恨，生和死，高尚和卑鄙，英勇和怯懦，快乐和愤怒，幸福和痛苦，都播种在自己的大地上时，他所得到的不能不是一个沉重如山的收获。在他情不自禁地用随笔来描述这耕种和收获的过程的时候，你又怎么能不听到他一次又一次颤抖起来的呼吸？在这块大地上不管经历了多少丑恶，

人的向善是永恒的；不管经历了多少折磨，人的向爱是永恒的；不管经历了多少摧残，人的创造是永恒的；不管经历了多少死亡，人与万物的生生不息是永恒的。如此，在这对于永恒的自信的背后，你所看到是对于理性彻底的自信，是对于人自身的无所不能的放大和假设。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只差一步人就可以和神等同，甚至也可以说人和神几乎一步不差。

但是，我却不能，因为我已经不再相信永恒。说“不再”，是因为当初也曾经相信过永恒和永恒投下的影子——理想。可是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并因此而又重新看清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整体人类的浩劫之后，我无法再在自己的心里留下永恒这样的词汇。当我一笔一画地把它们抹掉的时候，心灵深处留下的不是空白，而是空白上那个永远无法愈合的深深的洞穿。这滴血的黑洞，并非是一个无，这是以苦难为生命和心灵炼成的一个新的字眼。当人世丑恶冷酷的风雨再从这黑洞中无遮无拦地刮进来的时候，你虽然没有理想的屋檐可供遮身，你虽然没有永恒的台座可供立足，但你却也因此可以不再被别人所欺骗，更可以不再被自己所欺骗。把“人”从永恒和理想的殿堂中流放出来，难免千丝万缕的割舍之痛，难免举目无依的孤独之苦，但我们却也无法逃避这属于人的宿命。我们也只有在对这宿命的承担之中保持“人”的尊严，走过“人”的历程。我常常警告我自己：你不要再做任何“精神撒娇”的事情，不要再对历史撒娇，不要再对人类撒娇。——以为在历史中贯穿了人的意志历史也就像人一样具有了理性；以为把一种最好的理想和道德推广到全人类的头上就会得到地上的天国。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会知道所有

人类最大的灾难和屠杀都是以最伟大、最理想和最神圣的名义进行的。你就应当明白永恒和理想的糖果已经在人类的餐桌上永远地消失永远地撤走了。在人类经历了奥斯威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之后，我没有理由再坐在浪漫的秋千上，我没有理由再坚定不移也是一厢情愿地相信人的理性可以解释并办好一切事情，可以为我们漂泊的人生再一次地找到永恒的码头。当看见进入了太空时代的人照样还是把激光制导的炸弹扔进人群；当看见进入了信息时代的人照样毫不犹豫地用电脑把千百万人的财产抢夺一空的时候，我宁愿相信永恒和理想从来都只是一种假设。去掉这假设，所看到的当然会是一个不够那么“伟大”的人，但却是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人。

反躬自问，我知道，把自己从永恒和理想的殿堂里流放出来，所依凭的也不过还是属于人的那一点理性。怎么就知道它不会再一次地把人引上歧途呢？撒娇者已经被自己的撒娇碰得粉碎了。以为自己不撒娇难道你就不会再一次地被碰得粉碎么……？放弃了永恒的路标，放弃了理想之光的照耀。你这孤身一人的自我到底能走出多远？你所依凭的精神资源到底有多少？你怎么就知道你不会被丑恶所击倒？你怎么就知道你不会被庸俗所同化？……我回答不了。真的回答不了。我只好怀着深深的疑虑走在丑恶冷酷的风雨和泥泞中，前途渺茫，举步维艰……但我却绝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永恒和理想的屋檐下去。反躬自问，我知道，把自己从永恒和理想的殿堂里流放出来，可所有那些对于人的追问并不能推卸，所有那些关于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艰难选择也并不会消失；我

只不过是想要把它们从神圣的光环中取出来，放到自己的心上，一路前行，让它们在人世的风雨中成为我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

我站在没有了永恒也没有了理想的泥泞的路上，打量着拥有了理想和永恒的张炜。我知道在我们之间所横隔着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对与错，是与非。但是张炜的存在却让我更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尴尬和艰难。在一条没有英雄和终点可言的遥远的路上，我除了要肩负尴尬和艰难而外，还要抗拒时时而来的软弱把自己引退回到永恒的楼宇里去。那样，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自己寻找来的道路，还将要失去从神圣的永恒之网中挣脱出来的自由，从苦难中煎熬出来的自我。我在想，如果说在我和张炜之间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我们都意识到：眼前这被权力和金钱合谋所制造出来的垃圾遍地的世界对人的窒息，我们都不愿意屈从于关于垃圾的种种“新”的神话。

我知道，这些所有关于永恒或不永恒的思想还都远远不是文学。在文学史上持着完全相反的思想到头来却都成就了文学的大有人在。而当时拥有了“正确”的思想到头来却并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文学作品的也大有人在。相信永恒或不相信永恒并非就是文学的分水岭。就在我行文至此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越洋的长途电话，一位至好的朋友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去世了。欲哭无泪和悲从中来都无济于事，都不能阻挡死亡。是的，在一切的一切之上等着我们的不是永恒而是死亡。和死亡相比，人类所有的言说都显得苍白无力。当死亡夺去了死亡者的生命的时候，死亡给生者留下的是一个所有的语言和情

感都无法填满的深渊，是一个所有的语言和情感都无从去面对的深渊。死亡是生命归于宇宙的黑洞。人类的智慧应当到此止步。

1996年11月6日

驻笔于满天阴霾之中



张伟，男，汉族， 1956年11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山东省栖霞县。

1980年毕业于烟台师专中文系，长期做档案资料编研工作。1984年起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至今。

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论等。主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短篇小说《一潭清水》、《冬景》，散文《融入野地》、《羞涩和温柔》等。出版有《张伟作品选》（1—5卷）、《张伟选集》（1—6卷）等多部。

作品曾三十余次获得国内（海外）文学奖，并译成多种文字。

1988年起长期旅居胶东半岛，搜集研究民间文学资料。

目 录

冬天的阅读

里尔克,里尔克	(3)
爱的浪迹	(8)
木车的激情	(13)
思念和隐秘	(18)
诗人的命数	(22)
牵挂	(27)
山凹之月	(32)
耕作的诗人	(37)
误解	(41)
梦中的铁路	(46)
污浊的旋流	(51)
在复旦	(56)
忆想那个春天	(60)
逼近	(65)
艰辛和收获	(69)

华师大之夜	(74)
友谊	(78)
我的自语打扰了你	(83)
规避和寻找	(87)
从高原到天堂	(92)
回答自己	(96)
簇拥和掩藏的九月	(100)
你的生命之光	(104)
理解	(108)
不倦的水	(112)
大地的引力	(116)
浪漫的时代	(120)
怜悯	(124)
你在不为人知的田园中	(128)
一个梦想	(133)
秭归的精灵	(137)
理性与浪漫	(141)
稷下之梦	(145)
人与事	(150)
古河之声	(155)
纯粹	(159)
从热烈到温煦	(163)
在激流中	(167)
东方的水潭	(171)
土与籽	(175)

抚摸	(179)
奇遇	(183)
奔腾	(187)
南方的水	(191)
无为而为之书	(194)
无望的爱	(199)
炉火	(203)
永恒的向上	(207)

诗性的源流

诗性的源流	(213)
战胜遗忘	(221)
劳动与安宁	(224)
不能丧失的	(229)
“作家”及其他	(233)
八月手记	(241)
“多元”与学习鲁迅	(245)
文学马拉松	(248)
土地,慨叹之余	(250)
《古船》后记	(253)
《怀念与追记》后记	(259)
《一潭清水》后记	(265)
《我的田园》后记	(271)
《融入野地》后记	(276)
《葡萄园畅谈录》后记	(281)

《纯美的注视》后记	(287)
《心仪》后记	(289)
《东巡》后记	(292)
《生命的呼吸》后记	(294)
序《葡萄园畅谈录》	(296)
序《陈倩戏剧集》	(298)
序《张业松评论集》	(301)
序《香在无心处》	(304)
序《陈全胜画集》	(307)
序《野草莓》	(310)
苛刻二题	(313)

最美的笑容

最美的笑容	(319)
自然的温馨	(323)
依赖	(327)
葡萄与靴	(331)
美额之链	(335)
她与顽皮	(339)
宏巨	(343)
动之余	(346)
乡菇	(350)
美生灵	(353)
未知的命运	(357)
最美的肖像	(361)

漫漫	(365)
获火	(369)
挑战的鼻梁	(372)
在风中	(376)
蓬勃	(380)
昨日小猫	(384)
如发的电缆	(388)
荒原	(392)
别一种童年	(397)
安居的人生	(402)
安然与激越	(405)
淳朴和坚定	(409)
选择	(413)
古怪之美	(416)
圣华金小狐	(420)
陶醉	(425)
自守与注视	(430)
晨雨(代后记)	(434)

冬天的阅读

在倍感孤单的寒冷中，听到悬挂的冰凌
跌落的脆响，听到风声，就更加渴望和求助
于一种阅读……

阅读是沉吟和对话，与自己，与他人，与
这个世界和未来……

